

林清玄启悟人生系列

感悟心灵

灵性之笔 点亮智慧之灯 成就圆满人生

林清玄 著

林清玄

心灵之美，才是世界最后的拯救
一张温暖柔和的生命之网 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温柔的世界裡 珍惜一株稻草 苹果落下的时候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林清玄人生系列

感悟心灵

灵性之笔 点亮智慧之灯
林清玄 著 成就圆满人生

林清玄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悟心灵 / 林清玄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2

(林清玄启悟人生系列)

ISBN 978-7-5354-6947-2

I. 感… II. 林…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8353 号

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策 划: 尹志勇

责任编辑: 高毫林 胡雅莉 孙晓雪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4 页
版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82 千字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心灵之美

雪中芭蕉	003
以美点亮心灯	008
蓝宝石镶钻	011
心灵与环保	014
蝴蝶之吻	017
一枝草,一点露	022
袖珍与怀璧	028
活出美感	031
人格者	037
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039
黑暗的剪影	041
心的丝路	044
苹果落下的时候	050
正向时刻	059
一滴水到海洋	063
老实镜	067

柔软的心

柔软心	073
蚂蚁三昧	092
青山元不动	095
轮回说帖	100
送一轮明月给他	104
珍惜一枝稻草	107
一个爱心的约定	110
清静之莲	113
鳄鱼与狗打架	116
谦卑心	119
温柔的世界观	123

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脱下华服	131
不执着的心	134
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137
世界的中心	141
梅香	151
温一壶月光下酒	153
快乐真平等	160
得意的一天	163
金玉·财富·田	166
不要叫我们微笑	169
本来面目	172
严肃,是一种病	174

寂寞的艺术

寂寞的艺术	181
岁月的灯火都睡了	184
庞贝的沉思	187
归彼大荒	192
意外的旅客	196
一炷香	199
屋顶上的田园	202
路上捡到一粒贝壳	206
记梦记	211
梦奇地	214
无辩	219
最前卫的佛法	221

分别心与平等智

当痛苦来临时	227
检点自己的宝盒	241
飞翔的翅膀	244
美丽的危险	251
分别心与平等智	254
被失败的苹果击中	261
向寒暑处去	263

Chapter 01

心 · 灵 · 之 · 美



雪中芭蕉

王维有一幅画“雪中芭蕉”，是中国绘画史里争论极多的一幅画。他在大雪里画了一株翠绿芭蕉。大雪是北方寒地才有的，芭蕉则又是南方热带的植物，“一棵芭蕉如何能在大雪里不死呢？”这就是历来画论所争执的重心。像《渔洋诗话》说他：“只取远神，不拘细节。”沈括的《梦溪笔谈》引用张彦远的话说他：“王维画物，不问四时，桃杏蓉莲，同画一景。”

但是后代喜欢王维的人替他辩护的更多，宋朝朱翌的《猗觉寮杂记》说：“右丞不误，岭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红蕉方开花，知前辈不苟。”明朝俞弁的《山樵暇语》谈到这件事，也说都督郭铨在广西：“亲见雪中芭蕉，雪后亦不坏也。”明朝的王肯堂《郁冈斋笔尘》为了替王维辩护，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梁朝诗人徐摛的一首诗：“拔残心于孤翠，植晚玩于冬余。枝横风而色碎，叶渍雪而傍孤。”来证明雪中有芭蕉是可信的。一是松江陆文裕宿建阳公馆时“闽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横映粉墙，盛开红花，名美人蕉，乃知冒着雪花，盖实境也”。

这原来是很有力的证据，说明闽中有雪中的芭蕉，但是清朝俞正燮的《癸巳存稿》又翻案，意见与明朝谢肇淛的《文海披沙》一样，认为“如右丞雪中芭蕉，虽闽广有之，然右丞关中极

雪之地，岂容有此耶”。谢肇淛并由此提出一个论点，说：“作画如作诗文，少不检点，便有纰漏。……画昭君而有帷帽，画二疏而有芒屨，画陶母剪发而手戴金钏，画汉高祖过沛而有僧，画斗牛而尾举，画飞雁而头足俱展，画掷骰而张口呼六，皆为识者所指摘，终为白璧之瑕。”期期认为不论是作什么画，都要完全追求写实，包括环境、历史，甚至地理等等因素。

我整理了这些对王维一幅画的诸多讨论，每个人讲的都很有道理，可惜王维早就逝去了，否则可以起之于地下，问他为什么在雪中画了一株芭蕉，引起这么多人的争辩和烦恼。

我推想王维在作这幅画时，可能并没有那么严肃的想法，他只是作画罢了。在现实世界里，也许“雪”和“芭蕉”真是不能并存的，但是画里为什么不可以呢？

记得《传灯录》记载过一则禅话：

六源律师问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

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六源又问：“一切人总如师用功否？”

师曰：“不同，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

这一则禅话很可以拿来为雪中芭蕉作注，在大诗人、大画家、大音乐家王维的眼中，艺术创作就和“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一样自然，后代的人看到他的创作，却没有那样自然，一定要为雪里有没有芭蕉争个你死我活，这批人正是“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此所以历经千百年后，我们只知道王维，而为他争论的人物则如风沙过眼，了无踪迹了。

我并不想为“雪中确实有芭蕉”翻案，可是我觉得这个公案，历代人物争论的只是地理问题，而不能真正触及王维作画的内心世界，也就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雪中真有芭蕉为王维所眼见，是写景之作。另一种是雪中果然没有芭蕉，王维凭借着超人的想象力将之结合，作为寓意之作。也就是“精于绘事者，不以手画，而以心画”的意思。

王维是中国文学史、绘画史、音乐史中少见的天才。在文学史里，他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齐名，被称为“诗佛”。在绘画史里，他和李思训齐名，李思训是“北宗之祖”，王维是“南宗之祖”，是文人画的开山宗师。在音乐史里，他是一个琵琶高手，曾以一曲《郁轮袍》名动公卿。

十五岁的时候，王维作了《题友人云母障子诗》、《过秦王墓》，十六岁写《洛阳女儿行》，十七岁赋《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十九岁完成《桃源行》、《李陵咏诸诗》……无一不是中国诗学的经典之作。十九岁的王维中了解元，廿一岁考上进士，他少年时代表现的才华，使我们知道他是个伟大的天才。

王维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留下许多轶事，最著名的有两个。当时有一位宁王，有宠姬数十人，都是才貌双绝的美女。王府附近有一位卖饼的女子，长得亭亭玉立，百媚千娇，非常动人，宁王一见很喜欢她，把她丈夫找来，给了一笔钱，就带这女子回家，取名“息夫人”。一年后，宁王问息夫人：“你还想以前的丈夫吗？”她默默不作声。于是宁王把她丈夫找来，彼此相见，息夫人见了丈夫泪流满颊，若不胜情。宁王府宾客数十人，都是当时的名士，看了没有不同情的。宁王命各人赋诗，王维即席作了《息夫人怨》：

莫以今时宠，而忘旧日恩；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宁王看了大为动容，于是把息夫人还给她的丈夫。

另一个是安禄山造反时，捕获皇宫中的梨园弟子数百人，大宴群贼于凝碧寺，命梨园弟子奏乐，他们触景生情，不禁相对流泪，有一位叫雷海清的乐工禁不住弃琴于地，西向恸哭，安禄山大怒，当即将雷海清肢解于试马殿。王维听到这个消息，写了一首十分深沉的诗：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奉管弦。

从王维的许多小事看来，虽然他晚年寄情佛禅，专写自然的田园诗篇，在他的性灵深处，则有一颗敏感深情、悲天悯人的心。这些故事，也使我们更确信，他的绘画不能光以写实写景观之，里面不可免的有抒情和寄意。

他自己说过：“凡画山水，意在笔先。”《新唐书》的《王维本传》说他：“画思入神。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绘工以为天机独到，学者所不及也。”我认为，一位“意在笔先”、“天机独到”的画家，在画里将芭蕉种在大雪之中，并不是现实的问题，而是天才的抒运。

王维的诗作我们读了很多，可惜的是，他的绘画在时空中失散了。故宫博物院有一幅他的作品《山阴图》，花木扶疏，流水清远，左角有一人泛舟湖上，右侧有两人谈天，一人独坐看着流水，确能让人兴起田园之思。据说他有两幅画《江山雪斋图》、《伏生授经图》流落日本，可惜无缘得见，益发使我们对这位伟大画家留下一种神秘的怀念。

我一直觉得，历来伟大的艺术家，他们本身就是艺术。以“雪中芭蕉”来说，那棵芭蕉使我们想起王维，他纵是在无边的大雪里，也有动人的翠绿之姿，能经霜雪而不萎谢。这种超拔于时空的创作，绝不是地理的求证所能索解的。

在造化的循环中，也许自然是一个不可破的樊笼，我们不能在关外苦寒之地，真见到芭蕉开花；但是伟大的心灵往往能突破樊笼，把大雪消融，芭蕉破地而出，使得造化的循环也能有所改变，这正是抒情，正是寄意，正是艺术创作最可贵的地方。寒冰有什么可畏呢？王维的《雪中芭蕉图》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以美点亮心灯

在音乐厅观赏了“梵音海潮音”，走出来才发现室外的空气非常清冷，刚刚在听梵乐的时候那种温暖也就格外感到明确而深刻了。

我沿着中正纪念堂的水池边散步，想起一个传说，传说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上说法时，因为怜悯盲目的弟子严窟尊者，曾以弦乐器伴奏，唱颂地神陀罗尼偈。

传说为文殊师利菩萨化身的妙音佛母，他的造形便是手里拿着琵琶的，当他弹琴唱歌的时候，据说，这世界所有的烛火都会被点亮，人心里的光明也因为听见那样优美的音乐而亮起了。

西元前二世纪时的马鸣菩萨，曾经将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写成《佛所行赞》，并且将赖托和罗求法之事，写成赖托和罗伎，在王城前的大广场演出，由于音乐太动人了，曾引起五百位青年矢志出家。

我自己也有许多次被佛教音乐深深感动的经验，有一次是在寺庙里的晚课时间，听到许多师父合唱弘一大师和太虚大师合写的《三宝歌》，回肠荡气、波澜壮阔，仿佛一面大旗飘舞于风中，使得那首歌唱完了，我独独坐在一旁，一时竟说不出话，也不能起身。

那时我还没有信佛，而且是首次听唱《三宝歌》，非常的自怨：佛教有这么美妙的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呢？

后来，我学会唱《三宝歌》，每次一启口唱到“人天长夜，宇宙暗黯，谁启以光明？”都会忍不住眼湿，不久，我就皈依了三宝。

还有一次，是在密宗的灌顶法会上，台前点了数百盏光明灯，人人双手合十，合唱“嗡嘛呢呗咪吽”，周而复始，循环不息，唱到后来，人仿佛是站在一朵云，或一朵莲花之上，这六字大明咒原是“祈求内心的莲花开放”之意，吟咏地唱起来，感觉到莲花正一瓣一瓣地伸展着，而四周的灯火正在大放光明……

这一次“梵音海潮音”的演唱，看到佛光山丛林学院的师父，风尘仆仆地跑到最高的音乐殿堂演唱，给了我们三个非常大的启示，一是师父们也可以唱出极其美妙的歌声；二是佛教的歌曲也可以登音乐之堂奥；三是用歌声可以唤醒人内在那柔软的心灵，促使人走向觉悟。

更令我欢喜的是，担任指挥的王正平先生和演唱《三宝颂》、《目连救母》的吕丽莉小姐都是我的旧友，几年不见，他们的音乐造诣都已经有了极高的境界，而且都皈依了三宝，是虔诚的佛教徒。

这一次的曲目里有《炉香赞》、《三宝颂》都是由王正平编曲，一首繁复优美的《天龙引》也由他作曲，可见他在佛教音乐中已经浸淫甚久，并且也带着我们看见梵呗音乐的新美景。

吕丽莉高亢的歌声，唱着“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佛法僧，您是我们的救主，您是我们的真理，您是我们的导师，您是我们的光明，我皈依您，我信仰您，我尊敬您，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时，真情流露，动人心魄。特别是唱《目连救母》：“昔日有个目连僧，救母

亲临地狱门，借问灵山有多少路，有多少路？阿弥陀佛！有十万八千有余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如泣如诉，余音绕梁，使人的心提到一个非常细微而温柔的境地。

仁爱国小合唱团唱的《心经》，童心洋溢，使深奥的《心经》一时如路边的繁花盛放。

佛光山丛林学院这一次菁英尽出，以雄浑伟岸的男女声合唱，使我们好像亲临了马鸣菩萨的王城广场，也像聆听了妙音佛母的琵琶之声，使在场满座的观众内在的灯火都得到点燃。

“梵音海潮音”的演出，更确定了我一向的信念，就是“禅心不异诗心”，艺术的心灵与走向菩提的心灵是同一个心灵，一个人如果借由艺术的提升而走向心灵的超越之路，也就更接近了佛教的道路，这是为什么中国许多伟大的诗人艺术家都借由佛道的体验而提升了创作境界的理由；也是为什么许多伟大的禅师都以诗歌教化世人的理由；也是为什么佛教经典本身都是很好的文学作品的理由；也是敦煌艺术历千年不朽的理由；是所有梵呗都是动听的乐章的理由呀！

艺术的心灵是在走向生命之美，佛法是使那美融入了真理与慈善，化为圣道，走向生命的大美！

在这样混乱的世代里，一般人无法契入禅佛之教，是因为心灵里缺乏美的质地，如果能唤醒那种美的质地，就易于体会佛道的真实、灵慧与优美，而这种唤醒与契入，艺术实在是很好的桥梁。

我走过中正纪念堂草木扶疏的曲折步道，还为刚刚在音乐厅里的“梵音海潮音”而感动，但是心里不免觉得可惜，就是，假若能在全省巡回演唱，不知道有多么好！

蓝宝石镶钻

偶尔到台湾的离岛或东部南部，我总喜欢在夜里出门散步，这时可以品味到空气里的清新和香甜。如果抬起头来，就会看见天空真是宝蓝色的，繁星眨着夜的眼睛，映照着晴朗的大地。

每次我看着那些夜空的景色，就会感慨台北人无福消受这美丽的情景，美丽的台湾夜空，正如蓝宝石镶钻，而且是无边无尽的。

最美是有流星的时候，光芒骑着宝马在云空里穿行，有时会让想起迷途的、漂泊着的云雀。

我总希望在有流星的时候许愿。

但在流星出现之时，我又震慑于那惊人的美，忘失自己要许下的愿望。

也许，流星的出现就是要让人来不及许愿的。

未完成的许愿虽然会使我怅然，却也使我安慰，在那一刻完全融入的自我中，美已经来过，愿望已经许下了。

美感是早就有的，流星只是使它点燃；愿望也是早就有的，流星只是让它发亮。

看过夜空的流云与闪亮的流星，我总是一边散步一边思索，当我们抬起头来，看着无边天空的那一刻，我们是远离了烦恼、